



悦享读书

窗前灯下,断续读东坡传记。时间风声,与风翻竹的沙沙声,许还有风动蔷薇叶的、紫藤花的声响。

蔷薇叶已然丰茂,大蓬的翠绿,几将枝条全然淹没,前几日高温,绿叶间竟见有三朵小红花儿开出来,颇令人惊异。按正常节律,这里的蔷薇,花多放于五月。可是,持续三四个午时已达 30℃ 的高温天气吧,牡丹也乱了方寸,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似的,急匆匆地就将花开出来,又急匆匆地谢落退场,甚是潦草的一个花期。办公楼前两片垂丝海棠林,不过两日不见,就由繁花满枝变而为绿叶满目。紫藤本是差不多可从四月初直开到四月末的,也在那几个高温天气里忽地就争先恐后开起来,不几天的工夫,眼看就要开到花穗的末梢,连最愛它的个大腰细的蜜蜂好像还没怎么反应过来,不似往年那般得了号令似的结着伙儿寻摸到花前疯了般欢唱狂舞。

春还是春,可总有些什么不一样。可恶的疫情,仿佛一并也搅扰着自然的、草木的节律。

恰读至东坡与夫人王闰之关于春夜的一段颇有情致的对话。李一冰的《苏东坡新传》,王水照、崔铭的《苏轼传》里都

遥叩东坡

鲁声娜

有提及。对话发生在东坡知颍州之年的二月十五夜。聚星堂前梅花开得正盛,满月的天色也正好,东坡独坐无聊,深谙天才丈夫秉性的王夫人见状,出言以劝:“春月胜于秋月,秋月令人有凄惨的感觉,春月却令人和悦。何不召赵德麟这些人来,饮酒花下?”

苏轼闻之大喜,喜中有讶,因不曾想到夫人竟能说出如此诗家说的话来。于是依言邀人共饮花下,饮时,依夫人语意作以下词:

春庭月午,摇荡香醪光欲舞。步转回廊,半落梅花婉婉香。轻烟薄雾,怎是少年行乐处。不似秋光,只与离人照断肠。东坡以词记录自己赏月闻香、识得妻之诗性一面的欢喜,抒发岁月不居时空变迁的感慨,教人领略惜知春阴之美好与可珍贵。今夜,十三,月快圆了吧,亦值春时。可是,阴的夜晚,不见月。摇曳的是夜风,携着花的、叶的淡香,以及它们的密语。纷纷开出的紫藤花密簇于穗,风必也使瓣儿相互摩擦。以及密聚着的竹叶、蔷薇叶。夜风颇冷。昨晚温度降下来。原以为会有一场大雨的,可解却农田的干渴,却只在今晨略湿了地皮而已,雨都下到江南去了。天气一整天地阴着,也一整天地冷着,至夜尤甚。那么,花开的速度也是要放缓一些么。美的物事,从容和缓些铺排更好。那么,姑且就着这似乎慢下来一些的节拍,将书里书外这纵贯千年的春夜,细做清赏。

二

夜窗前,小桌边,一灯烛照方寸地。有半透明的小蜘蛛伶俐爬来纸页,缘侧边匆匆巡迤转一番,又顾自遁去。

阅读的美好记忆

邹德萍

每个识得文字的人,都会有过阅读的经历,多多少少留下遨游书海的那种难以言说的畅快,一些美好的记忆也会伴随一生。

像我们生长的年代,书还是个奢侈品,上学也随意得很,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时,是我大伯把我从玩耍的门口小河里叫上岸的,领着我去没在大队房里的村小学报了名,开学后发现好多的同学人高马大,比我大了六七岁。初识字开始关注父亲的书籍,看到他们看得津津有味,舅舅喜欢阅读时唱书,连哼带唱很有吸引力,一张薄薄的纸上竟有天大的魔力,让他们闲下来又读又唱。直到母亲把一块钱让我上街,我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供销社的书柜前,隔着玻璃看着书名,觉得几十本都好,真想拥有这些书,可手里只有一块钱,最后选择了《唐宋诗词简析》《阅读与欣赏》,这两本长条形小册子,才开启了我的阅读。碰到很多生冷字,就去问人求救,或查找字典。有了一书在手,一连好几个钟头品读闲书,静听流莺的巧嘴,细看花影的慢移。现在想来,童年那段阅读时光,或许在我的心田已经悄然种下了阅读的种子。

父亲的书桌是很破旧的,一些书籍锁在小木箱子中,可那里却曾经是我的无限天地。这种无限来自翻烂了的书刊和父亲的水利日记,以及那些可以无所事事不被任何人打扰的、静止的光阴。每当打开我的小小书橱,看到四十多年前不同年代的书刊,不晓得当时怎么购买的,简简单单的白纸书册,平平实实的素描插图,和今天豪华精美的装帧不可比,但那些“旧书”我都认真地阅读过,书中还有我用红墨水笔画的杠杠,也留有歪歪扭扭的“点评”,连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好笑,一个充满激情的鲁莽幻想的青年却跃然纸上。重新翻开泛黄的日记,好像那些遗忘许久的记忆和习惯已经悄悄成为生命的底色。

父亲早就自费订了 2 份报纸、2 份杂志。高中毕业时,我在买了不少书籍的基础上,也订阅了自己喜欢 3 本杂志,特喜欢其中《阅读与写作》和《作品与争鸣》,它们深深吸引着我,带着我走向更远的世界。后来,在镇里工作,也买了许多看似无用的书,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》,赵本夫的《卖驴》读过好多遍,记忆犹新;林清玄的《温一

壶月光下酒》,以微小的事物切入禅理的智慧;余秋雨的《千年一叹》《文化苦旅》,融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辨于一体,贯穿的文化底色令人叫绝……正是这些不断的停驻反倒令人在书中潜沉起来。

在南师大的时间,每次回家大包裹里都多了几本新书。也许是阅读了才有写书画的冲动,当第一次把稿件寄出后,心中那种莫名的忐忑,几十年了每次投寄都会条件反射有此感应,期待碰上好老师好编辑,收到样报样刊后的喜悦只有自己体会其中的甘苦。

“读史使人明智,读诗使人智慧,演算使人精密,哲理使人深刻。”阅读,是一个人沉淀知识的过程。我开始相信,一个有生命的人,不可能没有思考;一个把思考诉诸笔端的人,终究会获得生命的延展。因为学识影响眼界,眼界决定格局,而格局影响一生。知识的沉淀,可能不会马上就给你带来回报,但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,更没有白读的书,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,沉淀学识不只为了武装头脑,更为了让自己拥有豁达丰盈的内心,拥有从容不迫应对生活的勇气。

时光不会因阅不阅读而停留,更不会为没有读者驻足。在这个智能化愈来愈发达的新时代,不被碎片化的信息绑架,真正做了时间的主人,才会有属于自己阅读的空间,才能真正在内心深处留下独一无二的美好记忆。



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

——漫谈古往今来悼亡词

吴杰明

如果喜爱宋词,就不会不知道唐圭璋。唐圭璋先生是南京师范大学已故的老学者,《全宋词》是唐先生编写的,另外他还有《宋词三百首笺注》《唐宋词简释》等通俗读物。

唐圭璋四十五岁前后丧妻,从此再续弦。每逢清明,先生就会带上一支笛子一壶酒到亡妻坟前,吹笛饮酒,洒尽而归。数十年始终如此,直到年近力竭。先生每次上坟,不烧纸钱,仅备浊酒而对魂相劝,晚年吹笛一曲,吟词数阙,黯然流泪而已。据唐先生的学生云:先生所吟之苏轼的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》,常令人肝肠寸断,闻者无不落泪: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。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,尘满面,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,小轩窗,正梳妆。相顾无言,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:明月夜,短松冈。”乙卯是宋神宗熙宁八年(1075 年),这年苏轼正在密州(今山东诸城)作知州,这首词是本年正月为悼念亡妻王弗写的。王弗十六岁与苏轼结婚,她聪颖贤惠,又有见识,夫妻感情一向笃厚,但她不幸于宋英宗治平二年(1065 年)二十七岁时便在开封谢世,次年归葬于四川祖塋。经过十年宦海沉浮的苏轼,在这首词中表达了对亡亡妻的深挚的思念之情。词的上阕写梦前,在对亡妻的哀思中糅进了自己的身世感慨;下阕转入梦境,迷离恍惚,再现了青年时代夫妻生活的实际情形,虚中带实;结尾三句,写梦醒后的感慨:作者想象,在千里之外的荒郊月夜,那长着小松树的冈垄上,妻子定会年复一年地为思念丈夫而伤悲,以景结情,余音袅袅。唐圭璋先生说:“此首为公悼亡之作。真情郁勃,句句沉痛,而音响凄厉,诚后山所谓‘有声当彻天,有泪当彻泉’也。”

用词写悼亡是苏轼的首创,开拓了词的创作内容,扩大了词的意境。苏轼之后,与苏轼类似的悼亡词还有贺铸的《半死桐·鹧鸪天》及纳兰性德的《金缕曲·亡妇忌日有感》。

《半死桐·鹧鸪天》被认为艺术成就不在《江城子》之下。“万事非”写出不堪回首的慨叹,“挑灯夜补衣”,再现了亡妻日夜辛劳,甘于过清苦生活的场面,突出表现了诗人对亡妻深沉的悼念之情。《金缕曲·亡妇忌日有感》对生活细节的追忆,对来世结缘的期待,悲感入骨,沉迷自伤的感觉与李后主亡国后的词相类。

“我失骄杨君失柳,杨柳轻颿直上重霄九。”词吴刚何所有,吴刚捧出桂花酒。寂寞嫦娥舒广袖,万里长空且为忠

魂舞。忽报人间曾伏虎,泪飞顿作倾盆雨。”这首人人熟诵的词作,是毛泽东于 1957 年 5 月答李淑一时所作的《蝶恋花》。词中“骄杨”,指的是其亡妻杨开慧烈士,而“柳”指的是李淑一早年冤死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下的亡夫、同为毛泽东战友的柳直荀烈士。

“我失骄杨君失柳,杨柳轻颿直上重霄九”,上阙起句虽平静轻缓,但已见词人的非凡,他一一扫历对爱妻惯用的“娇”,以“骄”替代,使读者感受到作者为献身正义事业的妻子骄傲。两位烈士的忠魂成仙升天,稳稳地向上扬升,直入九重天。“问讯吴刚何所有,吴刚捧出桂花酒”,描写忠魂来到月宫,向传说中砍桂树的吴刚问候,吴刚敬重忠魂,献出自酿的桂花仙酒来招待客人。此中“捧”字突出了吴刚对烈士的仰慕之意。

下阙先写忠魂为月宫带去生气,让天堂生辉。长期遭冷落的嫦娥见有贵宾自人间来,便跨出广寒宫,在万里长空为客人表演霓裳羽衣舞,以示由衷的欢迎。正当忠魂在天堂观赏舞蹈时,“忽报人间曾伏虎,泪飞顿作倾盆雨”。词人在尾句运用了突然高潮再起的表现手法,烈士们正沉浸欢娱仙境之时,忽闻活着的同志已在人间打败敌人、夺取政权的好消息,振奋得热泪化作倾盆雨。以此再现忠魂虽身在天上,但心留人间,仍时刻关注革命成败的情操。

毛泽东的悼亡词境界超群,在表现手法上有明显突破,他将亡妻、同志、烈士、忠魂融为一体,使哀悼的情感在崇高事业的大背景中升华,让人耳目一新。

我孤陋寡闻,原以为自古以来唯女子才情薄,如“上邪,吾欲与君相知,长命无绝衰。山无陵,江水为竭,冬雷阵阵,夏雨雪,天地合,乃敢与君绝。”多么坚贞感人的爱情表白!而男儿却多负心,从《古风》到《氓》,“谁谓荼苦?其甘如荠”,“土也罔极,二三其德”,诸如此类,见异思迁始乱终弃让人痛恨的都是些男子。读这几首词,方感动于男儿的情深义重,“无情未必真豪杰,怜子如何不丈夫。”爱,当是这样的一种情感:她不是朝三暮四的情感冲动,而是“执手一生,相看两不厌”的不离不弃;她不是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,而是平淡中见真情的相濡以沫。当所有曾经炽热如火的感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归于平淡时,维系两人的应是由最初的真爱转化而来的亲情,这份浓浓的亲情就像我们所依赖的空气与水一样,成了我们生活的习惯与依赖,有了她们的营养与滋润我们才活得更踏实而宁静。

漫读《中国文化导读》有感

谷宇

《中国文化导读》由香港城市大学组织两岸三地学者编撰而成,是一部可供广大青年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读本。全书分为《中国历史概要》和《中国文化导论》两大部分,今天我就中国文化中的“儒释道,道儒墨”,谈点读书体会。

现在,不少人一谈中国文化就讲儒释道,而讲儒释道又基本上只讲修身修养,这给人一个错误文化认知,好像中国文化是内向的,甚至哲学大师冯友兰都讲中国传统哲学是内向的,追求内心的和平与幸福。这就是过关注儒释道,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原生文化的架构造成的错误认知。

诸子文化是中国原生文化的经典体现,显然诸子文化包括了天道、修身、礼乐、法制、纵横、阴阳、兵学、医道、名辩、科技、百工,是内修道德、外治家国、参赞天地完整的合外内之道。其中有代表性的三家道儒墨,都是天道文化贯通到木器用的,只是道儒两家天道论述更精深有体系,墨家在天道上论述薄弱一些,而儒家又有丰富的礼乐、历史、九数、百工内容,内圣外王体现更有代表性,墨家则在科技、名辩上更有特色,如此道儒墨三家完整体现了内圣外王,法、纵横、兵者只是具体的专科,外王的具体体现领域。所以,中国文化的经典代表应该是道儒墨三家。三家文化内圣如根,外王如枝叶花果。所以,在汉代完整体现于帝国,实现了帝国对东方的文明秩序的规范,是中国文化的经典实现。

佛教传入在内修方面增加了内容。而道教也发展了两千年,儒家则在唐宋末明展开了理学,心学的深入探究和修身实践,于是,这个时代体现出儒释道三家的争鸣,比之一神教的独霸,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开放包容与活跃开放。

但是,这并没有影响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,没有破坏中国文化的内圣外王一体性。宋明时代的代表性文化是新儒家,新儒家在宋明时代除理学,心学进一步开闢了内圣,更在制度、科技、兵学、工商业等方面发展了外王。所以,除了理学,心学,中国人还要注意宋代理经世之学和事功之学,注意鹅湖之会理学与事功的争论。宋代《大学衍义》重在内圣,明代《大学·义补》则重在补治平外王,开明代实学之风,所以,明朝中后期研究制度研究科技形成热潮,有很多科技成果,如本草纲目、算法统宗、乐律全书、农政全书、广志绎、徐霞客游记、闽中海错疏、勾股义、测量异同、新制清器图说、神霄谱、外科正宗、瘟疫论、物理小识、天工开物、农说、种树书、针灸大成、东西洋考……而明朝实学中有两派曰明体适用、王霸并行,新儒家的实学实际上在文化逻辑上主动复兴了包括墨家的诸子之学,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一贯内圣外王性格。

宋、明时代文化、科技在元明时代传播西方,引动西方近代发展,才有西方科学主义发展与回传。

现在,中国人应该注意宋明儒家的文化成果与文化逻辑,在吸收西方近代科技成果时,不忘内生修身,也将宋明时代的教法、科技成果与西方大学教育、科技成果融合,使中国文化螺旋上升,贡献世界人类。

善待“流浪书”

江正

每当我路过席地而设的旧书摊前,面对那被寒风“翻动”的旧册,心中便顿时联想起画家张乐平先生笔下那露宿街头、瑟瑟发抖的流浪儿三毛,而侧隐之心总是驱使我义不容辞,将其“收留”。

与蓬首垢面的流浪儿一样,这些曾被人作为“废品”对待的“流浪书”大多也是异常“邋邋”,有的甚至面目全非!所以,“流浪书”一旦被收留,首先要为其“洗尘”,掸去浮灰,清除污渍;对于油渍、虫蛀则须用药液特别处理,有时还要对被损书页做“裱糊”大手术,最后再经曝晒消毒,方可上架。

“流浪书”来自“五湖四海”,它们各自因为不同的原因颠沛流离,辗转到我的手中。它们的原主人我无从知晓,但从扉页的签名上尚可猜出一二,如签名字迹古朴而苍劲,原主可能是位资深长者,反之,字迹稚嫩原主则可能是位青年后生;娟秀的题款展现大家闺秀的才学,而破损、涂鸦的书册必是厌学顽童所为……

而这些“幸存者”多为经典名著,我备加怜惜,一旦得到,总是竭尽全力为其“整容”,一经治愈,便将其安放在书架最显著的位置。

收留无家可归的“流浪书”,是我受家兄影响,自幼养成的习惯,如今退休,使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此项“公益活动”并乐此不疲。如此日积月累,几个书橱业已“满员”,粗略估计,恐已“破万卷”矣!

其实,我对“流浪书”们的“乐善好施”不只是出于对其同情与怜悯,实在是竭力寻找和延续青年时代的精神享受,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流浪书”则是我早年失散,今又重逢的“密友”。当秉烛夜读,仿佛与老友彻夜话旧,当旭日临窗,我面对书橱,默念书名,追忆学生时代互相传阅的情景……

岁月飞逝,我已近耄耋之年,如何让藏书不再“流浪”,成为我身后一大要事。

令人欣慰的是,在我居住的城市近年来扩建、新建了多座公益性图书馆,就连街道、社区,甚至郊县农村都纷纷增设了图书阅览室,足见国家对文教事业的重视。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之名言得以普遍认同,早年“先睹为快”的阅读氛围得以恢复发扬,学校也将阅读设为必修课。人们读书爱书,必然善待每一本书,与之朝夕相伴,手不释卷,而广大读者的家庭正是万书楼的安身之所。

如此看来,我对藏书最后归宿的担忧是多余的了。

长荡镇

开展“阅读颂辉煌”活动

本报讯(通讯员 倪梦莹 张建忠)近日,长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实验幼儿园开展“喜迎二十大,阅读颂辉煌”诗词诵读活动,品味精神感受,感受经典魅力。

活动中,随着《中华孝道》音乐响起,小朋友们做着舞蹈动作将诗词娓娓道来,一篇篇传统佳作,经过教师们的精心编排,将经典诗文与音乐、舞蹈、表演完美融合。通过舞台表演形式表达孩子们的情感和对古诗词的感情。一张张稚嫩的脸庞,一声声激昂的诵读,生动地演绎出经典诗文的韵律和意境,孩子们在诵古文、唱经典、习礼仪的过程中,感受了经典诗词的独特魅力。

长荡镇通过开展此次活动倡导群众以书为伴,鼓励少年儿童多读经典、浸润童心,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。



《走出草地》

作者:徐贵祥
出版社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内容简介: 本书包含《走出草地》《将军远行》两部中篇。《走出草地》写长征路上,富家子弟高一凡从旁观好奇到同情支持,到终加入革命队伍的故事。这场举世瞩目的大迁徙中,活下来的每一位红军,都是有血有肉,并且可以立起来的大写的“人”,高一凡存在的意义,正是提供了一个有关长征的旁观的视角。从他身上折射的长征,超越了死亡、苦难,绝处逢生、苦尽甘来……

《将军远行》写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国民党副军长李秉章,接受了一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任务,由此在“寻找之旅的明与暗”中远行,直到以死明志,直到他“只跟日本鬼子打仗,不跟八路军打仗”的风愿得以实现。

两个中篇,一个“走”,一个“行”,共同诠释出中国军人坚定的“信仰之路”。

作者简介:徐贵祥,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,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,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文艺创作系主任。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。著有长篇小说《仰角》《历史的天空》《高地》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《明天战争》《特务连》《马上下》《四面八方》等。曾获第七、九、十一届全国文艺奖,第四、九、十一届“五个一工程”奖,第六届茅盾文学奖。